

經籍典第四百七十五卷

集部彙考六

宋眞宗御集三百卷 按李虛己等序宋受命於穆清五緯集奎觀人文化天下維三葉重光眞宗章聖皇帝稽喆欽明體堯蹈舜游意軌圃積思書林睿藻天葩轆轤元化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宜刻玉板藏金匱垂訓遙達以三二典七六經天禧之元月旅黃鍾日躔庚子臣虛己哀次御集百二十卷爰卽禁庭俯示丞弼明年孟春嚴儲於繼文殿四年季夏甲午列局崇文分命注釋仲冬庚申出聖製七百二十二卷畀輔臣五年季春庚子欽奉御集尊閣天章定著爲三百卷仲秋庚午藏之名山以副墨盼焉赫乎盛哉集有序篇寔出御製五年正月癸卯偕聖政記序召邇列觀之臣竢臯翰墨衣被昭回之光詣首書下方曰帝王之文卽天地自然之文仰而觀則七政三辰之炳耀俯而察則山川卉木之彪列帝堯煥有文章文王經緯天地繇此其選道心淵粹發爲英華聖學精微寫爲謨訓豈有意於文哉若昔黃帝丹書及銘傳至周漢聖文裒集其昉此乎高文有傳著在七略武帝有集始析二卷正觀開元成集並垂理愧於辭駁亡以議惟我藝祖紹天覺民贊述孔顏道統復續

太宗繼序緝熙光明皇文撝天簫勺宇宙臣文仲編爲三十卷臣彭年編爲二百十四卷謀貽燕翼寵專龍章伏惟陛下北讐獫狁西縻靈夏幅員清謐威械戢藏升中岱宗展采汾陰禮粲樂華歲耄葱蒨帝益思持盈制治啟迪化原乃增講員乃御廷閣左右圖籍鎔經鑄辭錄字瓊章壁明奎粲歌有念農閔兵奉先爲政豐年觀麥喜雨瑞雲之屬斯元首薰風之雅詠也論有勤政崇儒祥瑞解疑思政欹器爲君難寬財利之屬斯晝卦重爻之邃學也龍閣有贊聖文有頌元龜有序泰山有銘庇民有述修河有碑三記五箴之作清景百篇之製經史徧詠明良載廣肆筆而成憂切韶漢帝心謙卑未議彙輯祥符四禩九月丙子臣敏中請錄宸章襲藏渠觀而文頌歌詩十五卷上於五年四月癸卯號登天禧遂金聲玉振而集成臣竊從太史氏欽覲集目凡頌碑銘贊之卷二十六詩歌辭章樂府之卷一百十四論述序箴條記文書其卷四十正說承華要略靜居玉宸法音集其卷四十有五春秋要言五卷臚分試題表詞卷別七十芸籤鈿軸數盈三百視滋福殿所觀爲益備雲漢之章風行水上之文作者不可及己鴻生鉅學屬辭摘藻有三代風非金玉追琢之功薦飛魚躍之化與抑臣管闕國史祥符丙辰之春開資善訓元良箴記歌吟日賚月錫天禧四禩仲冬甲戌臣殊編

摩賜東宮御製成五十卷育蒙泉之德培豐水之仁帝範金鏡訓戒等書方斯蔑矣文子文孫監先
憲酌祖道至於萬年永保民罔不自斯文始臣謹表而出之乾興初元八月辛亥以是集錫該輔併
識於篇以鋪敷我宋重規疊矩之盛美臣謹序

仁宗御集

卷

按英宗御序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敕都兪吁歎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

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篤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盛邈乎遠
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爲歷代之寶也我仁考
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朽示之萬世而取法
矧予小子其敢失墜乃詔尙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悉發寶文
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爲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叙述之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
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遐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齋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
恭謝於天地大享於明堂者皆再耕於籍田祔於太廟者皆一而不爲勞若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
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飫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闕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

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於近郊曲宴於便坐者厯纔一二而已故叙禮祀享升歌樂章藏於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鍾律之本元訓兵師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閒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於己則天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在御也澤被生民恩加海外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內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爲宋仁宗噫仁之爲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天地而亡極矣永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爲仁者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薛奎簡肅文集

卷

按歐陽修序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于文章而常患於難兼也蓋遭時

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於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

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猶不能兼於兩得況其下乎
惟簡肅公在真宗時以材能爲名臣仁宗母后時以剛毅正直爲賢輔其決大事定大議嘉謀讜論
著在國史而遺風餘烈至今稱于士大夫公絳州正平人也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
文百軸于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其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可謂兼於兩得也公之事業
顯矣其於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故如其爲人公有子直儒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
儒公期爲後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於人間公期能力收拾蓋自公薨後三十年始克類次而集
爲四十卷公期可謂能世其家者也嗚呼公爲有後矣熙寧四年五月日序

曾致堯仙臆羽翼集三十卷 按致堯孫鞏序公所爲書號仙臆羽翼者三十卷刊行於世方五代
之際儒學旣損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
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以下是也宋旣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
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
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未久治至

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心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眞宗卽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眞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旣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忠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盡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籍令記之當時好公者

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按鞏云公所爲書號僊僊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

范仲淹文正集

卷

按蘇軾序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

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

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智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韓琦諫垣存藁

卷

按琦自序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

微婉廣引譬喻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

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爲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諍之難蓋知體得宜爲難夫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知而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爲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剛紀辯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垣實前自爲誠之力也其所存稿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褒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爲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稿以藏於家竊念夫上之聽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云時慶曆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歐陽修外制集 卷 按修自序慶曆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

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
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閤
門即使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
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顧余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
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尙未解嚴京東屢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
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
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
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
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載於制書以諷曉訓敕在位者然予方
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敕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
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

章見用於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余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閒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余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俅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鄧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歐陽修內制集

卷

按修自序昔錢忠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

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章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誥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大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予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裔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予旣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

況其上自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稿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存亡足以知榮寵爲虛名而資笑談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六年八月二日廬陵

歐陽修序

歐陽修六一居士集 卷 按蘇軾序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

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拒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以空言配之不亦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道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大其功孟子旣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是以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害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

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滅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鼂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子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或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合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悅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難敢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眞識者憂之賴天子聖明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

裴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歐陽修六一題跋十一卷 按修錄目序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纏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鮑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頗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

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

古錄以爲轉

一作傳

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

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爲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珠玉之聚其能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修序

蘇舜欽子美集

卷

按歐陽修序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

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又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于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

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等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尙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漸趨于古焉獨子美爲于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